

少数民族语言“词汇贫乏症”的社会成因探究

——以现代凉山彝语为例

木戈约布

(西南民族大学 彝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本文在阐述当前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已经面临比较严重的词汇贫乏现象的同时,以四川凉山彝区为例,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简要探讨其社会成因。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 词汇贫乏; 社会转型; 制度; 行动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1-0096-03

在语言的三要素中,词汇对社会文化变迁最为敏感,社会文化变迁的速度和强度都会在某种语言的词汇变化中有所反映。一般来讲,社会文化变迁缓慢,词汇变化就相对慢些;反之,词汇变化则较快。就汉语而言,即使汉民族曾经在元、清两朝受过异族的统治,但当时社会变迁速度极其缓慢,汉民族文化仍然是社会得以延续的最主要捏合剂,汉语词汇的变化极其有限。但“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剧,汉语词汇变化随之加快。特别是实行开放政策近三十年来,以字母词和借词急剧增加为特征的汉语词汇变化更是忠实地反映了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正在逐步转向现代工业强国的社会变迁进程。

现存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无法脱身于当今中国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进程,其词汇的变化事实不容质疑;而且应当承认,当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词汇贫乏现象。通俗地讲,少数民族语言词汇已经“不够用”、“不好用”,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原有的词汇已经无法满足社会文化剧烈变迁的需要,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应对词汇缺失困境所采取的词汇变通法则(如借用汉语词汇、词汇创新等)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失效。

以使用彝语北部方言的四川凉山彝区而言,我们一般使用特定的社会形态对凉山彝族社会进行历史划分(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但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像凉山彝区这样历史上没有独立国家政权形式但又相对独立的社会,我们更关心的是引发其社会变迁的外力因素。我们姑且粗略地把凉山彝族社会分为两个历史时期:民主改革前的自然历史时期和民主改革后的社会急速变迁时期。民主改革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社会文化变迁加剧,社会流动现象明显加快,新的社会阶层

出现并壮大,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各种非传统因素日益浸入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但传统力量依然十分强大,社会生活个体特别是社会中上层社会成员在心理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感”,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母语危机”,反映在现代凉山彝语的词汇变化上,即为“词汇贫乏症”。

同中国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一样,现代凉山彝语“词汇贫乏症”的表现并不局限于一两个社会领域,而是广泛地存在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虽然国家依据民族政策在保护民族语言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但词汇贫乏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即使不断地有新词翻译和创造,使用范围和人数也极其有限)。大多数彝族教育科普工作者用彝语讲解和表述专业知识时感到有诸多困惑——现代凉山彝语已经严重缺乏用以理解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内容的概念性词汇。

少数民族语言出现“词汇贫乏症”的深层社会原因是各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出现的或多或少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无法同本民族的社会文化传统直接无缝衔接。或者说,这种外力作用下突生的“现代性”对各少数民族语言造成后果之一即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贫乏症”。本文以社会学视角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种词汇贫乏现象的社会成因做简要分析。

一 社会转型

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个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即从封闭的传统型社会不断地向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变和发展,其涉及价值观念、组织制度、产业和职业分化等诸多社会领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转型进入加速期,面对如此全面、深刻而急剧的社会转型,各少数民族语

收稿日期:2007-11-10

作者简介:木戈约布(1974-),男,彝族,四川省凉山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彝族语言文化的研究。

言出现了“不适应”现象,语言的社会功能减弱,表现在词汇上便是“词汇贫乏症”。

就凉山彝族社会而言,彝族先民创造了丰富的母语文化。除去民间已经销毁或可能藏有的大量彝文古籍,凉山彝文古籍约有2000册,包括了宗教、文艺、科技、政治、经济、民俗等诸多类别。可以设想,如果四川凉山彝族社会仍然处于自然历史时期,彝语即使缓慢发展,也能充分发挥其语言的社会功能。在边远的彝族山区,彝语仍然在社会生活里占有统治地位。进一步推想,如果对当前的中国民族社会做全面调查,我们可以知道现代性内容(如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民主化等)比较缺乏的少数民族地区,其母语仍然是主要社会语言。

进入社会转型期后,各少数民族语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应状态,语言的社会功能呈现弱化趋势。“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最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思想交流和信息传播”。当前的各种重要思想和信息,几乎都是外来的传播结果;少数民族地区新生的许多事物,都是传统社会里所没有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瓶颈,即旧有的母语词汇这个瓶子已经装不了现代社会的海量信息。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少数民族语言所表现出词汇相对贫乏是一种必然现象。当前,社会中上阶层中的少数民族成员普遍存在的使用汉语进行口头表达和书面写作这一现象,并不是一种主观愿望的结果(实际上为数众多彝族特别是彝族中上层社会成员在情感和习惯上离不开自己的母语),而是一种主体理性选择和社会选择的必然结果,而这种选择结果则进一步加剧了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贫乏症”。

二 制度缺失和失效

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繁荣政策符合各民族的意愿和发展要求,《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保障了各民族使用、保护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关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根本问题虽然已经得到解决,但在具体实践中,我们仍然能发现制度缺失和失效现象。比如,我们虽然提倡甚至以法律明文(如自治法、自治条例等)的形式规定在民族自治区域内汉语和主要少数民族母语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但在实践中有些制度形同虚设。

汉语是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而且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客观上离不开大量汉族人口的广泛参与,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在中国境内,容易产生“汉语是主角,少数民族语言是点缀”的实际后果。

比如,在四川凉山彝区,彝语日益远离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重要社会领域,直接导致彝语新词汇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日益贫瘠。

至于制度的失效,是指已有的一些制度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是“词汇贫乏症”的成因之一。比如,汉语翻译外来词的内部机制是“先意译,不行再半音半译,不得已再音译”,这个机制在实践中贯彻得比较好;而《彝文规范方案》则规定,“彝语缺的新词术语,难以准确翻译的,根据使用习惯,主要从汉语中借用”、“近期借词,应尽量与汉语普通话相当的字音书写”。这些规定,主观愿望上为了解决必定会出现的彝语词汇不够用的问题,但在实践中,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彝语需要大量的汉语借词,而且这些借词大都是难以翻译的,实际结果便是彝文中出现了大量汉语同音词汇。虽然这是不得已的结果,但类似的规定客观上加剧了彝语的汉化倾向,导致彝语本身词汇的贫乏。

三 社会流动、社会阶层和行动

前面已经谈到,转型期民族地区的社会流动现象明显加快。社会流动目前更多地表现为上升流动,传统农牧社会里的一些固有因素正渐渐失去其影响力,各少数民族语言客观上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些社会条件,而在这种快速的社会流动中,要想实现各社会民族语言的成功转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社会转型期的民族社会必然会新生一些社会阶层,上升的社会流动会使这些新生阶层不断壮大直到一个临界点,而同时旧有的社会阶层也在不断演变。处于各社会阶层的少数民族成员,不可能对自己原有的少数民族语言采取一致的行动。

在彝族人网站上有一篇叫《是彝人,就该说彝话》的文章,点击率很高。作者是在美国定居的彝族知识分子,正好印证前文中提到的彝族中上层社会成员的母语情结。国外一些社会语言学家在做方言和标准语调查时,发现一个结果:社会层次和语言层次存在相关关系。我们可以假设,在当前,凉山彝族地区越是上层的彝族社会成员便越提倡母语,而社会低层的民众却不太关注该不该说彝语的问题。如果这个假设可以成立,那么《是彝人,就该说彝话》一文观点便不足为怪。表面看来,一个少数民族成员是否使用自己的母语是行动者的主体自由选择问题,其实不然。这不是“该不该”的道德或价值判断问题,而是“能不能”的关乎现实物质力量的问题。比如,随着农民工权益得到保障后,外出打工的凉山彝族农民工日渐增多,其中最

有影响力的不是彝语讲得好的那类人,而是能用汉语进行交流的那类人。

我们进一步可以假设,越是社会低层的彝族民众,越觉得操汉语是一种能力、身份和时尚的体现。可以设想,如果《是彝人,就该说彝话》的作者仍然在凉山乡下当知青,如果衣食不保,自然也没机会接触和关心母语以及以母语为载体的民族文化危机问题,她不会对此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和体会;而汉语如果有利于作者从社会低层向社会高层上升流动,她自然会主动去接近汉语,同时母语能力必然呈减弱趋势。以马克思为先驱的批判结构主义理论来看,在高度结构化的现代社会里,人日益倾向于被物化,是不自由的。物质的力量迫使行动主体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底层民众放弃他们的母语,“词汇贫乏症”成为必然现象,母语的使用范围日渐只局限于日常生活领域,各少数民族

的母语危机凸现。

我们应当承认民族母语文化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但历史车轮似乎不可阻挡。就笔者个人的意见而言,少数民族中上层社会成员要做的主要工作是解决好母语如何与庞大复杂的现代社会有效衔接的问题,努力创造整个民族愿意使用母语的现实社会环境,而解决母语“词汇贫乏症”乃至以母语为载体的民族文化危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下层民众所采取的自觉行动,至于各少数民族中下层民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则取决于民族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水平。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词汇贫乏症”是一个“多因一果”问题,这里仅从社会学视角谈点笔者个人粗糙的看法。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贫乏症”是少数民族语言逐渐衰弱乃至最终消失的症候,许多复杂问题有待相关学者和机构共同来研讨和解决。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郭文静.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言变化[J].开封大学学报,2005,19(2):71-73.
- ②这里转用孙力平“社会断裂”这一概念。“社会断裂”一词本来用以说明因为权利失衡而引发的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各种对立现象。
- ③我们根据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理论可以推论,当前许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现象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
- ④张邗.关注中国彝文古籍保存现状[J].中国民族,2005,(10):63.
- ⑤郑航生.民族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60.
- ⑥冯利.彝族人网.http://www.yizuren.com,2005-4-27.
-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英]赫德森(Hudson,R.A.).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 [5]郑航生.民族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ploring the Social Causes of Vocabulary Indigence in Minorities Language ——Taking the Modern Liangshan Yi-language for Example

Mu-ge Yue-bu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At the same time of discussing that there is serious phenomenon about vocabulary indigence in some minorities' language, the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social causes, which has led to this phenomenon, in the view of sociology by taking the modern Liangshan Yi-language for example.

Key words: Minorities' language; Vocabulary indigence; Social transmutation; Institution; Agency

(责任编辑:张俊之)